

女儿国

章 閣 節 选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女 兒 國

章 閣 節 选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是鏡花緣里的一段。敘述林之洋、唐敖和多九公等人航海到了女兒國，林之洋被女兒國王看中，封為王妃，受盡穿耳、纏足等等的痛苦。最后由唐、多兩人設法，把林之洋救了出來。這是一篇很好的諷世寓言，忠實地反映出在吃人的封建禮教壓迫下，婦女長期所遭受的痛苦和不人道的待遇。

女 兒 國 章 閣 節 選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58弄2號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C78號

中西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張：1—6/16 字數：22,000

1956年5月第1版 1956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00,001—30,000

統一書號：T 10077·232

定價：0.14元

一 漫步女兒國

林之洋和妹夫唐敖，妻子呂氏，女兒婉如，還有舵手多九公，乘着海船，沿途經過君子、厭火、歧舌、黑齒、智佳等幾個國家，到了女兒國。船隻泊岸，多九公來約唐敖上去遊玩。唐敖因聞得太宗命唐三藏西天取經，路過女兒國，幾乎被國王留住，不得出來，所以不敢登岸。多九公笑道：“唐兄慮的固是，但這女兒國非那女兒國可比。若是唐三藏所過女兒國，不獨唐兄不應上去，就是林兄明知貨物得利，也不敢冒昧上去。此地女兒國，却另有不同。歷來本有男女，也是男女配合，與我們一樣。其所異於人的，男子反穿衣裙，作為婦人，以治內事；女子反穿靴帽，作為男人，以治外事。男女雖亦配偶，內外之分却與別處不同。”

唐敖道：“男為婦人，以治內事，面上可用脂粉？兩足可須纏裹？”林之洋道：“聞得他們最喜纏足，無論大家小戶，都以小腳為貴；若講脂粉，更是不能缺的。幸虧俺生中原^①，若生這裡，也教俺裹腳，那才坑死人哩！”因從懷中取出一張貨單道：“妹夫，你看上面貨物就是到這裡賣的。”

① 中原 指中國。

唐敖接过，只見上面所開脂粉、梳篦等類，尽是妇女所用之物。看罢，將單遞还道：“當日我們嶺南起身，查點貨物，小弟見這物件帶的過多，甚覺不解，今日才知却是為此。單內既將貨物開明，為何不將價錢寫上？”林之洋道：“海外賣貨，怎肯預先開价？須看他缺了哪样，俺就哪样賣貴一些。臨時見景生情，却是俺們飄洋討巧處。”

唐敖道：“此處虽有女兒國之名，并非純是妇人，為何要買這些物件？”多九公道：“此地向來風俗，自國王以至庶民，諸事儉朴。就只有个毛病，最喜打扮妇人。無論貧富，一經講到妇人穿戴，莫不兴致勃勃，哪怕手头拮据，也要設法購求。林兄素知此處風气，特帶這些貨物來賣。这个貨單拿到大戶人家，不过三兩日就可批完，臨期兌銀發貨。虽不能如長人國、小人國大獲其利，看來也不止兩三倍息。”

唐敖道：“小弟當日見古人書上有‘女治外事，男治內事’一說，以為必無其事，哪知今日竟得親到其地。这样異鄉，定要上去領略領略風景。舅兄今日滿面紅光，必有非常喜事。大約貨物定是十分得采，我們又要暢飲喜酒了。”林之洋道：“今日有兩隻喜鵲，只管朝俺亂噪，又有一对喜蛛，巧巧落俺腳上，只怕又像燕窩那样財气，也未可知。”拿了貨單，滿面笑容去了。

唐敖同多九公登岸進城，細看那些人，無老無少，并無鬚鬚，虽是男裝，却是女音；兼之身段瘦小，娉娉婷婷^❶。唐敖道：“九公，你看他們原是好好妇人，却要裝作男人，可謂矯揉

❶ 娉娉（ㄋㄧˋ ㄣˊ）婷婷（ㄊㄧˊ ㄣˊ） 形容女子身材細長美麗。

造作❶了。”多九公笑道：“唐兄，你是这等說，只怕他們看見我們，也說我們放着好好婦人不做，却矯揉造作充作男人哩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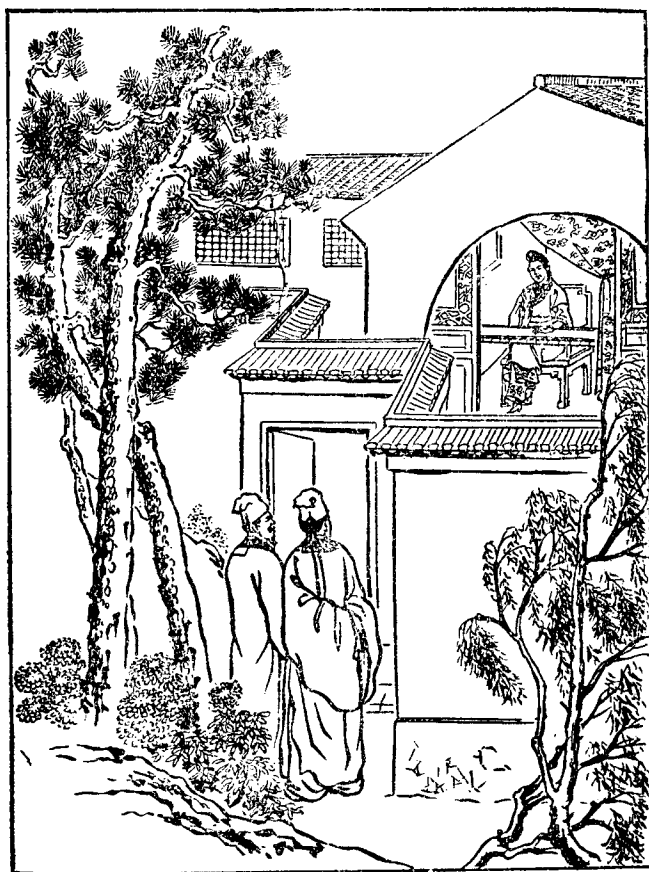
唐敖點頭道：“九公，此話不錯。俗語說的‘習慣成自然’，我們看他虽覺異样，無如他們自古如此，他們看見我們，自然也以我們为非。此地男子如此，不知妇人又是怎样？”多九公暗向旁边指道：“唐兄，你看那个中年老嫗，拿着針綫做鞋，豈非妇人么？”

唐敖看時，那边有个小戶人家，門內坐着一个中年妇人，一头青絲黑髮，油搽的雪亮，真可滑倒蒼蠅；头上梳一盤龍髻兒，髻旁許多珠翠，真是耀花人眼睛；耳墜八宝金环；身穿玫瑰紫的長衫，下穿葱綠裙兒；裙下露着小小金蓮，穿一双大紅綉鞋，剛剛只得三寸；伸着一双玉手，十指尖尖，在那里綉花；一双盈盈秀目，兩道高高蛾眉，面上許多脂粉；再朝嘴上一看，原來一部鬚鬚，是个絡腮鬚子。看罢，忍不住撲嗤笑了一声。

那妇人停了針綫，望着唐敖喊道：“你这妇人敢是笑我么？”这个声音，老声老气，倒像破鑼一般，把唐敖嚇的拉着多九公，朝前飛跑。那妇人还在那里大声說道：“你面上有鬚，明明是个妇人，你却穿衣戴帽，混充男人。你也不管男女混雜！你明虽偷看妇女，你其实要偷看男人。你这騷貨，你去照照鏡子，你把本來面目都忘了！你这蹄子，也不怕羞！你今日幸虧遇見老娘，你若遇見別人，把你当作男人偷看妇女，只怕打个半死哩！”

唐敖听了，見离妇人已远，因向九公道：“原來此处語言却

❶ 矯揉造作 不自然的、勉强的動作。



唐敖同多九公進城游玩

还易懂。听他所言，果然竟把我们当作妇人，他才骂我蹄子。大约自有男子以来，未有如此奇骂，这可算得千古第一骂。我那舅兄上去，但愿他们把他当作男人才好！”多九公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唐敖道：“舅兄本来生的面如傅粉，前在厥火国又将鬚鬚烧去，更显少壮。他们要把他当作妇人，岂不担心么？”多九公道：“此地国人，向待邻邦最是和睦，何况我们又从天朝^①来的，更要格外尊敬。唐兄只管放心！”

唐敖道：“你看路旁挂着一道榜文，围着许多人在那里高声朗诵，我们何不前去看看！”走进听时，原来是河道壅塞之事。榜上有一些难认之字，两人议论了一番。

又朝前走，街上也有妇人在内，举止光景，同别处一样。裙下都露小小金莲，行动时腰肢颤颤巍巍^②。一时走到人烟丛杂处，也是躲躲闪闪，遮遮掩掩。那种娇羞样子，令人看着，也觉生怜。也有怀抱着小的，也有领着小兒同行的。内中许多中年妇人，也有鬚鬚多的，也有鬚鬚少的，还有没鬚的。及至细看，那中年无鬚的，原为要充少妇，惟恐有鬚显老，所以拔的一毛不存。

唐敖道：“九公，你看这些拔鬚妇人，面上鬚孔犹存，倒也好看。但这人中、下巴，被他拔的一干二净，可谓‘寸草不留’，未免太失了本来面目。”说着，两人又代他们起了一些新奇名字，用来取笑。

二人说笑，又到各处游了多时，回到船上，林之洋尚未回

① 天朝 中國。

② 顫顫巍巍 搖動的樣子。

來。用過晚飯，等到二鼓，仍無消息，呂氏甚覺着慌。唐敖同多九公提着燈籠，上岸找尋，來到城邊，城門已閉，只得回船。次日，又去尋訪，仍無蹤影。至第三日，又帶幾個水手，分頭尋找，也是枉然。一連找了數日，竟似石沉大海，呂氏同女兒婉如只哭的死去活來。唐、多二人仍是日日找尋，各處探信。

二 進宮先纏足

誰知那日林之洋帶着貨單，走進城去，到了幾個行店，恰好此地正在缺貨；及至批貨，因價錢過少，又將貨單拿到大戶人家。那大戶批了貨物，因指引道：“我們這裡有個國舅府，他家人眾，需用貨物必多，你到那里賣去，必定得利。”林之洋隨即問明路徑，來到國舅府，果然高大門第，景象非凡。他把貨單求管門的呈進，里面傳出話道：“連年國主採選嬪妃，正須此貨，今將貨單替你轉呈，即隨來差同去，以便听候批貨。”

不多時，走出一個內使。拿了貨單，一同穿過幾層金門，走了許多玉路，處處有人把守，好不威嚴。來到內殿門首，內使立住道：“大嫂在此等候，我把貨單呈進，看是如何，再來回你。”走了進去，不多時出來道：“大嫂，單內貨物，並未開價，這却怎好？”林之洋道：“各物價錢，俺都記得，如要哪几樣，等候批完，俺再一總開價。”

內使听了進去，又走出來道：“請問大嫂，胭脂每担若干銀？香粉每担若干銀？頭油每担若干銀？頭繩每担若干銀？”林之洋把價錢說了。內使進去，又出來道：“請問大嫂，翠花每

盒若干銀？絨花每盒若干銀？香珠每盒若干銀？梳篦每盒若干銀？”林之洋又把價說了。內使進去，又走出道：“大嫂，單內各物，我們國主大約多寡不等，都要買些。就只價錢問來問去，恐有訛錯，必須面講，才好交易。國主因大嫂是天朝婦人，天朝是我們上邦，所以命你進內，大嫂須要小心！”

林之洋道：“这个不消吩咐。”跟着內使，走進內殿，見了國王，深深打了一躬，站在一旁。看那國王虽有三旬以外，生的面白唇紅，極其美貌。旁边圍着許多宮娥。國王十指尖尖，拿着貨單，又把各樣價錢，輕啓朱唇，問了一遍。一面問話，一面只管細細上下打量。林之洋忖道：“这个國王，為甚只管將俺細看，莫非不曾見過中原人么？”

不多時，宮娥來請用膳。國王吩咐內使，將貨單存下，先去回覆國舅；又命宮娥款待天朝婦人酒飯，轉身回宮。

歇了片時，有几个宮娥把林之洋帶至一座樓上，擺了許多肴饌。剛把酒飯吃完，只听下面鬧鬧吵吵，有許多宮娥跑上樓來，都口呼“娘娘”，磕頭叩喜。隨後又有許多宮娥，捧着鳳冠、霞帔、玉帶、蟒衫，和裙、褲、簪、環、首飾之類。不由分說，七手八腳，把林之洋內外衣服脫的干干淨淨。這些宮娥都是力大無窮，就如鷹拿燕雀一般，哪里由他作主？才把衣履脫淨，早有宮娥預備香湯，替他沐浴，換了襖褲，穿了衫裙，把那一双大金蓮，暫且穿了綾襪。头上梳了鬚兒，搽了許多頭油，戴上鳳釵，搽了一臉香粉，又把嘴唇染的通紅，手上戴了戒指，腕上戴了金鐲。把牀帳安了，請林之洋上坐。

此時林之洋倒像做夢一般，又像酒醉光景，只是發楞。細



林之洋走進內殿見國王

問宮娥，才知國王將他封為王妃，等選了吉日，就要進宮。

正在着慌，又有幾個中年宮娥走來，都是身高體壯，滿嘴鬍鬚。內中一個白鬚宮娥，手拿針綫，走到牀前跪下道：“稟娘娘，奉命穿耳。”早有四個宮娥上來，緊緊扶住。那白鬚宮娥上前，先把右耳用指將那穿針之處碾了幾碾，登時一針穿過。林之洋大叫一聲：“痛殺俺了！”望後一仰，幸虧宮娥扶住。又把左耳用手碾了幾碾，也是一針直過，林之洋只痛的喊叫連聲。兩耳穿過，用鉛粉塗上，揉了幾揉，戴了一副八寶金環。白鬚宮娥把事辦畢退去。

接着有個黑鬚宮娥，手拿一疋白綾，也向牀前跪下道：“稟娘娘，奉命纏足。”又上來兩個宮娥，都跪在地下，扶住金蓮，把綾襪脫去。那黑鬚宮娥取了一個矮凳，坐在下面，將白綾從中撕開。先把林之洋右足放在自己膝蓋上，用些白礬洒在腳縫內，將五個腳趾緊緊靠在一處；又將腳面用力曲作彎弓一般，即用白綾纏裹。才纏了兩層，就有宮娥拿着針綫上來，密密縫口，一面狠纏，一面密縫。

林之洋身旁既有四個宮娥緊緊靠定，又被兩個宮娥把腳扶住，絲毫不能轉動。及至纏完，只覺腳上如炭火燒的一般，陣陣疼痛，不覺一陣心酸，放聲大哭道：“坑死俺了！”兩足纏過，眾宮娥草草做了一雙軟底大紅鞋，替他穿上。

林之洋哭了多時，左思右想，無計可施，只得央告眾人道：“奉求諸位老兄，替俺在國王面前方便一聲：俺本有婦之夫，怎作王妃？俺的兩隻大腳，就如游學秀才，多年未曾歲考，業已放蕩慣了，何能把它拘束？只求早早放俺出去，就是俺的妻子

也要感激的！”众宮娥道：“剛才國王業已吩咐，將足纏好，就請娘娘進宮。此時誰敢乱言！”

不多時，宮娥掌灯，送上晚餐，真是肉山酒海，足足擺了一桌。林之洋哪里吃得下？都給众人吃了。坐在牀上，只覺兩足痛不可当，支撐不住，只得倒在牀上，和衣而臥。那中年宮娥上前稟道：“娘娘既覺身倦，就請盥漱安寢吧。”众宮娥也有執着燭台的，也有執着漱盂的，也有捧着面盆的，也有捧着梳妝的，也有托着油盒的，也有托着粉盒的，也有提着手巾的，也有提着綾帕的，乱乱紛紛，圍在牀前。

淨面后，有个宮娥又來搽粉，林之洋执意不肯。白鬚宮娥道：“这臨睡搽粉規矩，最有什么好处，因粉能白潤皮膚，內多冰麝[●]。王妃面上虽白，还欠香气，所以这粉也是不可少的。久久搽上，不但面白如玉，还从白色中透出一股肉香，真是越白越香，越香越白；令人越聞越愛，越愛越聞，最是討人欢喜的。久后才知其中好处哩。”宮娥說之至再，他哪里肯听？众人道：“娘娘既如此任性，我們明日只好据实啓奏，請保母過來，再作道理。”

到了夜間，林之洋被兩足不時疼醒，即將白綾左撕右解，費尽無窮之力，才扯了下來，把十个脚趾个个舒開。这一場暢快，非同小可，就如秀才免了歲考一般，好不松動。心中一爽，竟自沉沉睡去。

次日起來，盥漱已罢。那黑鬚宮娥正要上前纏足，只見兩足已脫精光，連忙啓奏國王。教保母過來，重責二十，并命嚴

● 冰麝 冰片和麝香。

行約束。保母領命，帶了四個手下，捧着竹板，來到樓上跪下道：“王妃不遵約束，奉令打肉！”

林之洋看了，原來是個長鬚婦人，手捧一塊竹板，約有三寸寬，八尺長，不覺吃了一嚇道：“怎么叫作‘打肉’？”只見保母手下四個微鬚婦人，一個個膀闊腰粗，走上前來，不由分說，輕輕拖翻，褪下裏衣^㉑。保母手舉竹板，一起一落，竟向屁股大腿一路打去。林之洋喊叫連聲，痛不可忍。剛打五板，業已肉綻皮開，血濺茵褥。

保母將手停住，向纏足宮娥道：“王妃下體甚嫩，才打五板，已是血流漂杵^㉒；若打到二十，恐他貴體受傷，一時難愈，有誤吉期。拜煩姊姊先去替我轉奏，看國主鈞諭^㉓如何，再作道理。”纏足宮人答應去了。

保母手執竹板，自言自語道：“同是一樣皮膚，他这下體為何生的這樣又白又嫩，好不令人可愛！據我看來，這副尊臀，真可算得‘貌比潘安，顏如宋玉^㉔’了。”因又說道：“‘貌比潘安，顏如宋玉’，是說人的容貌之美，怎么我將下身比他，未免不倫。”

只見纏足宮人又來道：“奉國主鈞諭：問王妃此后可遵約束？如痛改前非，即免責放起。”林之洋怕打，只得說道：“都改過了。”眾人于是歇手。宮娥拿了綾帕，把下體血跡擦了。國王命人賜了一包棒瘡藥，又送了一盞定痛人參湯。隨即敷

㉑ 裏衣 內衣。

㉒ 血流漂杵 形容流血多。

㉓ 鈞諭 就是詔令。

㉔ 潘安 宋玉 古代的美男子。

藥，吃了人參湯，倒在牀上，歇息片時，果然立時止痛。纏足宮娥把足從新纏好，教他下牀來往走動。宮娥攙着走了几步，棒瘡虽好，兩足甚痛，只想坐下歇息。無奈纏足宮娥惟恐誤了限期，毫不放松，剛要坐下，就要啓奏，只得勉強支持，走來走去，真如拚命一般。到了夜間，不時疼醒，每每整夜不能合眼。無論日夜，俱有宮娥輪流坐守，從無片刻離人，竟是絲毫不能放松。林之洋到了這個地位，只覺得湖海豪情，變作柔腸寸斷了。兩隻金蓮被宮娥今日也纏，明日也纏，并用藥水薰洗，未及半月，已將脚面彎曲，折作凹段，十趾俱已腐爛，日日鮮血淋漓。

三 擇日行大礼

一日，正在疼痛，那些宮娥又攙他行走，不覺氣惱夾攻，暗暗忖道：“俺林之洋捺了火氣，百般忍耐，原想妹夫、九公，前來救俺；今他二人音信不通，俺與其零碎受苦，不如一死，到也干淨。”手扶宮人，又走了几步，只覺痛的寸步難移。奔到牀前，坐在上面，任憑眾人解勸，口口声声只教保母去奏國王：“情願立刻處死，若要纏足，至死不能！”一面說着，摔脫花鞋，將白綾用手亂扯。眾宮娥齊來阻擋，亂亂紛紛，攪成一團。

保母見光景不好，即去啓奏，登時奉命來至樓上道：“國主有旨，王妃不遵約束，不肯纏足，即將其足倒挂梁上，不可違誤。”林之洋此時已將生死付之度外，即向眾宮娥道：“你們快些動手，越教俺早死，俺越感激，只求越快越好！”於是隨着眾

人擺布。誰知剛把兩足用繩纏緊，已是痛上加痛；及至將足吊起，身子懸空，只覺眼中金星亂冒，滿頭昏暈，登時疼的冷汗直流，兩腿酸麻。只得咬牙忍痛，閉口合眼，只等早早氣斷身亡，就可免了零碎吃苦。吊了片時，不但不死，並且越吊越覺明白，兩足就如刀割針刺一般，十分痛苦。咬定牙關，左忍右忍，哪里忍得住？沒因沒由殺豬一般喊叫起來，只求國王饒命。

保母隨即啓奏，放下來。從此只得耐心忍痛，隨着眾人，不敢違拗。眾宮娥知他畏懼，到了纏足時，只圖早見功效，好討國王歡喜，更是不顧死活，用力狠纏。他屢次要尋自盡，無奈眾人日夜隄防，真是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不知不覺，那足上腐爛的血肉都已變成膿水，業已流盡，只剩几根枯骨，兩足甚覺瘦小；头上烏云用各種頭油，業已搽的光鑑；身上每日用香湯薰洗，也都打磨干淨；那兩道濃眉，也修的彎彎如新月一般；再加朱唇點上胭脂，映着一張粉面，滿頭珠翠，却也窈窕。國王不時命人來看。

這日，保母啓奏，足已纏好。國王親自上樓，看了一遍，見他面似桃花，腰如弱柳，眼含秋水，眉似遠山，越看越喜。不覺忖道：“如此佳人，當日把他誤作男裝，若非孤家看出，豈非埋沒人才！”因從身邊取出一挂真珠手串，替他親自戴上。眾宮人扶着，萬福叩頭。國王拉起，攜手并肩坐下；又將金蓮細細觀玩，头上身上各處聞了一遍，撫摩半晌，不知怎樣才好。

林之洋見國王過來看他，已是滿面羞慚，後來同國王并肩坐下，只見國王剛把兩足細細觀玩，又將兩手細細賞鑒，聞了头上，又聞身上，聞了身上，又聞臉上，弄的滿面通紅，坐立不

安，羞慚要死。國王回宮越想越喜，當時擇定日期，明日進宮，并命理衙門❶釋放罪囚。

林之洋一心只想唐、多二人前來相救，哪知盼來盼去，眼見得明日就要進宮，仍是毫無影響。一時想起妻子，心如刀割，那眼淚也不知流過多少。并且兩隻金蓮已被纏的骨軟筋酥，倒像酒醉一般，毫無氣力，每逢行動，總要宮娥攙扶。想起當年光景，再看看目前形狀，真似兩世人，萬種淒涼，肝腸寸斷。這日晚上，足足哭了一夜。

到了次日吉期，眾宮娥都絕早❷起來，替他開臉梳裹，搽脂抹粉，更比往日加倍殷勤。那雙金蓮雖覺微長，但纏的彎彎，下面襯了高底，穿着一雙大紅鳳頭鞋，却也不大不小；身上穿了蟒衫，頭上戴了鳳冠，渾身玉佩叮噹，滿面香氣撲人；雖非國色天香，却是嬌嬌婷婷。用過早膳，各王妃俱來賀喜，來來往往，絡繹不絕。到了下午，眾宮娥忙忙亂亂，替他穿戴齊整，伺候進宮。

不多時，有幾個宮人手執珠燈，走來跪下道：“吉時已到，請娘娘先升正殿，伺候國主散朝，以便行禮進宮，就請升輿❸！”

林之洋听了，倒像頭頂上打了一個霹靂，只覺耳中嚶的一聲，早把魂靈嚇的飛出去了。眾宮娥不由分說，一齊攙扶下樓，上了鳳輿。無數宮人簇擁，來到正殿。國王業已散朝，里

❶ 理刑衙門 執行刑法的機關。

❷ 絕早 很早。

❸ 輿 轎子。